

三國志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

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臣松之以爲楊公積德之門身爲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妾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

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異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

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

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歸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旣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諫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  
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旣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  
慰勞之遣還

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  
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  
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  
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  
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  
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  
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  
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  
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

而倚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  
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剝無  
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  
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  
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  
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尙  
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  
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于其  
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  
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  
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

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  
秦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  
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  
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  
美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  
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  
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  
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  
始三年薨謚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爲大將軍  
椽高貴鄉公之難以椽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  
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

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  
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旣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  
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  
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  
偉免爲庶人時人寃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  
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 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  
平有識檢 晉諸公讚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  
自託於備備甚竒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  
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  
王明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  
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

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

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

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軍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熒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

漢書或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

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岸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



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盡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

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旣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節

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

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  
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  
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  
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  
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  
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  
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  
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  
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  
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竒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

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  
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  
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  
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閒行而去道隔不  
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譚  
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  
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  
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  
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  
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  
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  
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

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持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州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

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以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歛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虜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

歸心諸叛亡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遷爲九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于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按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

美名於太康中爲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屬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爲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爲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緄鴈門太守

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

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

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  
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  
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  
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  
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  
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  
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  
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  
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  
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  
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  
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蜀淮獨以爲此形於西欲使官

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  
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  
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  
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  
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  
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  
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  
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  
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  
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  
維必來攻霸遂入泃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  
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

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  
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趨西  
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  
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  
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  
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  
疆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  
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  
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  
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  
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  
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

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  
句安等於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  
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  
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  
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  
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  
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  
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  
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  
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

魏志二十六  
十四  
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弈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弈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人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口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痼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



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歛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邈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

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

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遷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當故人以為通比來夫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

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

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更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法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睚五賣反 眦士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咳字元夏咳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

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  
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  
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宦歷  
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  
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  
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  
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  
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  
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  
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寃痛之

太祖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  
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具  
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  
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  
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  
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  
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  
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  
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  
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  
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  
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  
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爲荊州也  
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  
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  
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  
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  
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  
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  
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  
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  
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  
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  
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

一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  
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罷字季  
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絜行垂名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郭林宗傳曰  
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  
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  
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  
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  
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

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交州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窮

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

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

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  
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  
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  
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大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  
此云范匄蓋誤也

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  
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  
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  
遂矣夫毀譽憂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

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  
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  
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  
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  
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卽以爲誠方之於彼則有  
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  
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  
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  
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

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較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

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

伯益名弈郭嘉之子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見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爲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爲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

陽爲拙柳下爲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旒字子旃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旒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旃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

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四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爲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



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軋軋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選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

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

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緇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旣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

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亮一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

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  
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  
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  
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  
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  
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  
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  
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  
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  
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  
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  
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

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  
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  
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  
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  
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  
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  
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  
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  
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  
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  
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  
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

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  
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  
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雒父邸閣收  
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  
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徧  
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  
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  
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  
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  
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  
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  
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

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  
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  
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  
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  
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  
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  
衆在心許允傳嘏表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  
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  
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  
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  
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  
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

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

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徧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

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殲

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表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

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

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竊之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興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旣著德立勳又治身清

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八日校

夢禎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二十七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魏略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

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交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



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  
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  
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  
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  
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  
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  
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  
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  
凌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  
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  
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  
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于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

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彪  
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  
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相  
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  
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  
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  
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脩  
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  
攻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凌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  
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浚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荅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

魏略載浚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

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  
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  
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關廢中心犯義罪  
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  
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  
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  
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  
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  
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  
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  
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  
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  
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  
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  
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  
名並滅邪遂自殺 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  
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  
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癘甚惡之遂薨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  
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  
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  
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  
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

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凌  
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患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  
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  
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爲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  
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  
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  
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旣負使君又滅我  
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  
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  
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爲人吏自當爾耳  
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  
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

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  
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  
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  
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

干寶晉紀曰交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  
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進弘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  
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  
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魏末  
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

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  
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  
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  
叛柔服開通河右各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  
有功封高陽鄉侯

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旣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  
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  
母丘興到宮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  
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  
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  
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蹶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

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  
詣興興皆安郵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  
吏殿下卽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  
聖旨指陳其事

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卽位爲尚書  
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  
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  
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  
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  
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  
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

繫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練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人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

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

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

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起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

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如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發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群臣皆怒而師懷恐

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  
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  
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祚聰明神武事經  
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  
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作初不  
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  
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  
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  
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備五營領兵闕而  
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譎言盈路  
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  
擅彊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

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  
長惡使日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  
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  
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宜  
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  
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王爲効斯  
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  
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  
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  
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  
保傳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



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碣戮子季友鳩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禁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

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兖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

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鴛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

亦引還 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  
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  
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  
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  
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  
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  
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  
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  
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  
孫重藏水邊艸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

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  
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  
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  
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  
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  
甚追恨太傅旣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  
甚放主弑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  
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  
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  
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  
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

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  
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艱  
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  
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  
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  
不忍爲也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  
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  
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  
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使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  
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  
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  
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躑躅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

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  
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  
嬰杵曰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  
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  
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曾  
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  
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  
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  
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  
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 世語  
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  
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

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  
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  
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  
大將軍惡其爲人也及儉起兵問屈頰所在云不來無能  
爲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  
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  
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  
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  
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  
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

丘儉可謂不愧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於天雖則伏隅都  
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  
喻欽累世受魏恩烏烏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  
什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  
臣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  
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  
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  
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  
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 魏書曰欽字  
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

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爲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懼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榮

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復

蘇

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

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

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旣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

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

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榻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

世語曰司馬文王旣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討

勞四征於是遣克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  
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  
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  
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  
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  
入綝逃上樓就斬之 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  
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  
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  
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旣  
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醉謂衆  
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  
欲覲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

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暨  
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且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  
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  
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  
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  
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日六月日討綝卽  
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卽魏臣不明臣臣  
卽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  
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 臣松之以爲魏末傳所言  
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  
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

至吳請救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於臨湘爲孫堅立庶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荅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樸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壅

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

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子兄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



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率  
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  
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  
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  
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

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贛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  
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  
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  
下死傷者被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  
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  
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  
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  
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  
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  
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  
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  
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  
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  
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于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

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爲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

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傅子曰宋建椎牛禱塞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

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

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旣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倣晉諸公贊曰倣後爲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倣官東安公絲諸葛誕外孫欲殺倣因誅楊駿誣倣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

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弈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

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軍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

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

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蕪道進軍先趨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

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

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軫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

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  
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  
險又糧運將賈頻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  
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  
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  
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  
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  
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  
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  
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綬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  
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

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  
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  
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  
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  
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其相值故窮耳有識  
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搃旗梟其  
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  
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  
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爲  
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  
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

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  
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  
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  
前有壽春之後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  
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  
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  
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  
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  
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  
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

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  
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  
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  
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  
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  
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  
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  
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  
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  
結詔書檻車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



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於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遷乎艾憮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豕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秦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

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殺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艾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

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萌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

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今由  
此遷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  
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  
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  
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  
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  
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  
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  
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  
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士

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後歷交豫州刺史所在有等筭績  
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

會為其母傅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  
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  
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  
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  
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  
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  
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  
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  
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

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  
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  
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  
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臣松之  
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  
無主婦之義也 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  
其夫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  
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  
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  
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  
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  
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  
有憂問松松以實荅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  
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  
問不敢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  
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  
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  
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  
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  
晉廷尉 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  
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

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  
聖人其猶病諸而况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母立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  
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傅嘏  
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  
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  
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  
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  
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

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  
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

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  
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  
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  
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  
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  
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  
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  
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  
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  
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  
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  
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乎

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  
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  
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  
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  
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  
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  
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  
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  
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  
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  
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  
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

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  
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  
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  
一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  
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贈喪事無  
一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  
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  
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翮緝等皆將兵來救  
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十  
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

入城告懾等說吳中怒懾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  
逃來歸命懾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  
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  
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  
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  
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  
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  
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  
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  
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  
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  
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

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  
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二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  
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  
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  
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  
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  
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  
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  
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  
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  
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往者漢

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  
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  
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弈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  
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  
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  
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  
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躡異徐之郊制命維

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奸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  
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  
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  
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  
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  
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  
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  
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  
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醜毒懷祿而不  
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  
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



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  
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  
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  
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  
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  
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  
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緜竹趣成  
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  
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由  
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  
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  
悉屬會

按百官名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  
州記曰冲子詮字德林攻字仁林並知名顯達詮兖州刺  
史攻侍中御史中丞

進攻劔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  
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  
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  
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  
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  
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  
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  
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勢援  
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掇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

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聞等令分兵據勢廣張  
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  
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  
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  
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  
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  
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群生  
義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萬里同  
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  
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  
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  
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  
家門京師俊士有曰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  
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  
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  
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  
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  
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  
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  
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  
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  
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  
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  
釋伏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  
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  
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  
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  
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  
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  
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

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  
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  
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  
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  
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  
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  
官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  
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  
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  
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楮楮與楮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  
賜白帟若冷反拜爲散將以次楮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  
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

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爲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宜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

岐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鷄鳴時年十八旣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勅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迺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

宥峻等云

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  
及宗矣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  
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  
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  
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  
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  
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  
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  
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

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

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

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

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  
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  
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  
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  
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

漢晉春秋曰

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  
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  
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  
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

互函分樓宋紹熙刊  
本作玄是也

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  
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  
骨指之中野百歲之後爲滅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  
與宴談而遣之 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  
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  
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  
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  
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  
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  
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  
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  
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  
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  
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  
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  
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竒弼歎之曰仲  
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  
門侍郎累缺晏旣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  
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  
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  
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  
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

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當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荅其意曰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

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曾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情如此 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始皆妄也況弼以賦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叙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贖無

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攢  
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博物記曰  
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  
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  
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  
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  
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  
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  
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  
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  
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

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  
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  
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監生劉世教校



魏書

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方技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粲

臣松之案古數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

化其名宜為專也

游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

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

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

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其許若至語人病者

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

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

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

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  
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  
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  
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  
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  
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  
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  
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  
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  
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  
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  
未復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

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  
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  
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  
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  
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  
人夜之廁薑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  
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  
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  
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  
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  
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

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曠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胃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肉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針鬲隨手而差

許蠱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蹇不能行輦請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

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着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

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

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疎乎祖之知其劍法而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

服以至於死

以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琊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

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市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一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啾啾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刀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請

昔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感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

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

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

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

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

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

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

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嗚視狼顧呼

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

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闔

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

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

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  
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  
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  
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  
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  
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  
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  
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  
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  
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  
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  
之語余嘗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

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  
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  
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  
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  
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  
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  
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  
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駑行也又言  
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  
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  
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  
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

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  
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  
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  
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  
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  
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  
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  
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  
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  
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  
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數毀

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  
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  
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  
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  
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  
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  
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  
莫及夔

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  
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  
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  
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



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

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甕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

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天下之微事也  
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垂於內口  
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  
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  
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  
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  
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夏是也以事取之者若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  
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  
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  
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  
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

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  
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  
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  
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  
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  
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  
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  
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  
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  
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  
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  
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

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

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

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憂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虵居兩丸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許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

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

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鷄猶尚知時况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

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讎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瑯邪卽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鬻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鬻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

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鷄猶尚知時况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

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讎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瑯邪卽立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西漢書

勿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蠻上有遠方及國

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鬻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

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瘖疾使輅筮其所由

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鬻上諸生疾病死亾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聞君主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二人俱得瘖疾不知何故試

相爲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救人當爲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爲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旣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寢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爲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爲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爲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黑白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爲憤憤者也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客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鷲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爲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爲基出一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



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鵠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  
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  
神姦汗累天真

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  
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  
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胷腹故  
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  
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  
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又遠木皆消爛  
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

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  
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  
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  
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恠云老書  
一佐爲虵老鈴下爲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  
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曾  
一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  
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  
人繇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繇爲菑能如意爲蒼  
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况虵者協辰巳之位  
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  
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虵鳥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

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荅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敢以爲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爲得龍雲

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

輅在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之鳴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

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

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群明其賤也輅荅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官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典

謨之實非賢聖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祥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鵠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臾有鳴鵠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簷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

期直果爲勃海太守

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退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蠶蠶著器申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趨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棘長

是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窠也舉坐驚喜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澶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

下輅猶總千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  
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  
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  
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  
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  
卦意紆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  
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  
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可保寧  
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  
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  
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輅族兄孝國居在丘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

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  
宅

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爲棺槨允爲喪  
車

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  
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  
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  
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  
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  
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欽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  
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鉅鹿  
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

騏驥拘繫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關神無窮可謂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

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  
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  
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  
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  
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  
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  
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  
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  
而參爻象爻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  
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  
義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  
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  
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  
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  
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  
日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  
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  
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

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  
之山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  
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

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曰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踈而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



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  
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  
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  
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  
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  
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  
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  
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  
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輅別傳云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  
以爲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

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  
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  
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  
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  
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  
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  
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  
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  
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  
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  
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

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孳孳温故而素隱行怪未暇

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佑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采聖論未有易

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

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其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山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

天佑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爲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 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爲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士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螭遂一

一名之惟以梳爲杻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

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嘘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所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爲合不輅

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旣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廓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旣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旣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交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嘆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爲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

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爲難也倪曰談高信寡相爲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爲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蚩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爲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

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  
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  
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  
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  
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  
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  
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爲設  
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  
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  
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  
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

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  
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  
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  
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  
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  
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  
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  
劉太常頴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  
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  
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  
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  
子韋楚甘公魏石中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

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  
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  
不功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  
曰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  
溪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  
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  
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  
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  
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  
遺可謂知機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  
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  
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光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

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  
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  
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  
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  
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爲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  
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  
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  
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  
遐潛不宜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旣自闇濁又從來  
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摺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  
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  
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



文抗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  
州爲列人典農嘗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  
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  
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  
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  
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  
也辰撰輅傳寔時爲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  
學爲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  
也又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  
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二年卒應四十七  
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  
習有良史風爲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  
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爲鄰婦亡牛云  
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  
牛婦人因以爲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  
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  
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  
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  
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  
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  
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  
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  
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

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  
 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  
 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  
 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  
 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  
 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  
 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亦不悉中十得七  
 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  
 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  
 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廡在其東南輅卜  
 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  
 有南征廐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郎公即表請

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瘡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  
 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  
 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廡告輅  
 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  
 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  
 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  
 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  
 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  
 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  
 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  
 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

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監生劉世教校

方技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書

國志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太祖潛

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陁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其滅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

老其性悍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已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徃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

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爲候地宜青稔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氈毳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歛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寃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頌呪文使死者寃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

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爲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爲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爲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冢頓所破之耻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

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  
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爲寇光武定天下遣  
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  
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  
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  
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  
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  
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爲漢偵備擊匈奴  
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  
爲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賁遂破其衆至安帝時漁  
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  
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

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  
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  
戎末廐爲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廐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  
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爲率衆王賜

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  
樓黎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  
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  
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  
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  
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  
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

從其教令表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  
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  
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卽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  
覆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  
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  
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  
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  
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  
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  
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  
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

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士忿姦憂國控茲與漢兵爲表裏  
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兇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  
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  
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  
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  
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  
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  
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  
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表  
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  
丸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寧如舊建安十

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進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

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二十餘爲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取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羴羊端牛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鮮卑自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爲王永平中祭彤爲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廐帥部衆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



校尉廙爲率衆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霽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爲王其至鞬爲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

弩帥今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

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

二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

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

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書行聞雷震仰

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

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

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

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

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

旣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相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卽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貊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

檀石槐帥部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爲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卽死其子騫曼小兒子魁頭代立魁頭旣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旣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

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

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

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瓊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瓊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

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卽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

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

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

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  
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  
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  
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  
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  
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  
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  
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  
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  
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  
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  
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

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狗葬多者百數  
厚葬有棺無槨

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  
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  
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倣佛也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  
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  
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  
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  
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頊詣夫餘位居遣夫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  
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薄斂送官舊夫餘俗

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

其印文言歲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歲城蓋本歲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

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歲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洵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洵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

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消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

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



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豹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栢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

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其破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洧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

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  
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  
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  
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  
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  
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  
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  
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  
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  
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  
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

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  
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逐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  
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粗稅貊布魚鹽  
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  
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  
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壻家迎之長養  
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  
使覆形支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  
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鑑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  
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

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冗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

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旣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

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魍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耻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歲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歲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

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

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  
 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  
 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瀆活國伯濟國速  
 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  
 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甲國臣釁國支  
 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  
 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  
 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  
 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  
 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瀆邪國爰池國乾  
 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

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  
 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  
 奪

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  
 其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  
 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  
 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  
 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  
 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  
 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溴水及縮  
 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溴水詣準降說準

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  
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  
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  
也

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

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  
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  
謁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  
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  
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鏹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

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  
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  
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  
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舍  
資縣縣言郡郡卽以鏹爲譯從莽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  
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鏹時曉謂辰韓汝  
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  
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  
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  
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桓靈之末韓濊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  
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

遺民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  
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  
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  
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  
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  
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  
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  
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  
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  
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  
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  
吳兵衣布袍足履革躡蹋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

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支許木錘之通  
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  
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  
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  
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  
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  
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  
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  
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  
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  
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  
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

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歲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其路國尸路

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定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摠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

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

國出鐵韓歲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任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上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

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鰕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毋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毋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

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  
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  
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  
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  
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  
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  
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  
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  
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髹  
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  
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  
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

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  
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  
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  
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  
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  
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  
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  
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  
柗杼豫樟揉櫪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藁  
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  
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  
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任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

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

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着皂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

絳地綈粟罽十張絳五十四匹紺青五十四匹荅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四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鈔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恩詔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

聲者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羗魏世匈奴遂衰更有

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之後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羗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

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羗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羗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獠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羗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爲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爲西州道路患也 燉煌西域之

南山中從媯羗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羗白馬黃牛羗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羗鄰西域諸國黃牛羗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羗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王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王門關西出經媯羗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王門關西出發都護并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并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王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畧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

戎盧國杆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宜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三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䟽問白䟽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

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積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疆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

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靛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栢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王國

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

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氾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曰野繭絲作織成氍毹毼毼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踈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鬣駭雞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



馬瑙南金翠爵羽翮象可符采王明月珠夜光珠貞白珠  
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瑇琅玕  
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緝金黃  
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毼毼五色九色首下毼毼金縷繡  
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  
布巴則布度伐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  
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  
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  
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人民戶數  
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  
屬大者矣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

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  
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  
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  
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  
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  
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  
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汜  
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  
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  
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於羅屬大  
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  
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  
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  
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  
極矣北新道西行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  
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  
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  
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  
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  
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  
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  
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 丁令國在康居北勝

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  
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  
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  
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  
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  
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  
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脰國其人音聲似鴈鶩  
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脰馬蹄不騎馬而走  
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  
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  
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魚豢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  
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

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  
若發蒙矣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  
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載腰  
屨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萬曆丙申四月

監生劉世教校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書

國志三十

